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目錄 內編

好學

前言

宋濂　梁寅　方孝孺

薛瑄 六則　李堂　何孟春 七則

李鵬舉　劉仕義 二則　朱以功 三則

徐階 二則　王錫爵　于慎行

蕭應魁　何洛文　岳蒙泉

毛介川

往行

洪武丙午　沐英　宋濂

蔣武生　曾魯　陳璉

詹鼎　石光霽　趙謙

孫作　金礪　太宗皇帝

金寶　吳楊　劉球
陳濟　張信　周維翰
楊溥　王冕　宣宗皇帝
徐有貞　李紹　劉實
王佐　陳鎰　丘濬
黃孔昭　李賢　何椒丘
呂原　張悅　王恕
曹時中　吳瑞　張賢
楊廉　楊子器　王鴻儒
林鶚　周伯器　陳獻章
李西涯　葉盛　李瀚
梁材　劉鈗　翟鑾
于鏊　陳鳳梧　李承勛
黃魯曾　何喬新　朱存理

張詩　周瑄　孫文
鎮國將軍睦㰞　楊天祥　鄭曉
胡松　羅洪先　王漸逵
邵寶　顧應祥　趙汴
葛澗　方廉　楊豫孫
屠應埈　顏木　蔣勸能
叔寶先生　葉春及　張四維
鄭汝璧　鄧元錫　沈啓元
陳世恩　楊鼎　董應軫

著述

前言
詹同　宋濂　方孝孺 七則
薛文清 四則　楊守陳　陳白沙 二則
李東陽　何孟春 十四則　黃省曾

張　臯　陸　深　劉仕義
袁　褧 二則　公家臣　唐順之 六則
王世貞 五則　劉　鳳　王錫爵 三則
于慎行 二則　應天鄉試錄后序　葉向高 十六則
維風編　葉叔仁　汪應電
蘇伯衡　陶望齡　楊用修

往行

錢　宰　永樂甲申　沈　燦
陳　璲　李時勉 二則　楊　溥
楊士奇　周汝謨　卞　榮
章　綸　王　直　張　益
劉定之　周憲王有燉　晉莊王鍾鉉
端懿王聰滆　劉　麟　唐伯虎
富順王厚焜　陸師道　朱性甫

益莊王厚燁　昭毅王彌鋠　黃省曾
恭恪王子載埩　奉國將軍多炡　梁洞
文衡山　陳士寧　黃孔昭
莊㬎 二則　丘濬　章懋
謝鐸　張天瑞　高廷禮 二則
謝遷　邊貢　楊君謙
景暘　何景明　楊茂元
陶滋　何瑭　唐順之
鄭曉　王愼中　張電
余有丁　王敬臣　顧源
周文恪　葉顒　蕭岐
汪禔　王翁良　李攀龍

藏書

前言

祝允明

往行

張居正　高拱　張四維

呂調陽　張應元　李廷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 内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好學

前言

宋公濂曰古之人非惟道德純一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又參于秦漢以來子書古文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箋註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梁寅書莊記曰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于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爲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鑛而綠生焉有鐵之鑛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自然也若夫有書而力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乎天可也

方孝孺答俞子嚴書曰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輙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卽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義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

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惟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脅肩羞膝卑身詭笑曲身俯首稱頌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又曰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修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

薛瑄與楊秀才書曰瑄七八歲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

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瑄遂發憤篤志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常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如是者積十餘年專篤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怠荒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辭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

瑄以爲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

薛文清曰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又曰爲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方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爲學一旦得所欲矣即盡棄其向之所爲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爲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爲己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托此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眞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即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即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

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之足妨哉旣不能然則少之所修者不足以爲壯之資此聖益聖愚益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絕而不相及也

又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見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知識

又曰讀書最益人神智亦易亂人心術讀五經諸儒之書便思濟世讀老莊佛氏之書便欲忘世此處最欲覺得古人所謂讀我的書不讀書的書有這意方好

又曰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記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着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李少司空堂曰吾自十五至三十學而仕也皆皮膚自三十至五十仕而學也皆土苴四十乞身五十得請冀由史而經即事求道辨疑衍義

以待後之人云

何孟春曰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如讀書寫字雖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謝顯道見明道誦諭書史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工夫自無口耳勞攘事也呂希哲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祇類俳獨坐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識者誦之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獘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原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爲人知而詩亦有味雖然理學亦須識取不爾又隨野狐禪窟也孔子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而况讀書寫字人生至樂所在何可一日廢也歐陽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試筆云學眞草書十年不倦當得名然虛名既得而眞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六一之所見者蓋其心之所驗者如

此

又曰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耳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觀史法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福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忽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寒骨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他古人書也春枉讀他書多矣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望能有判斷乎

又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所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思量一遍者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無極枉腹撑腸竟何得却顧年來老無及斯文爲之三嘆息

又曰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當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跡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家不若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亦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一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帖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工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

讀後句此一字理會不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更無他法則亦是蘇黃法而加密者也學者盍知所從事矣

又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忘服前輩非聖人之書不可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愼乎

又曰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通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又曰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賈梃才記史訣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猷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惟室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每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

空遮眼也若於此數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宋昉作文訣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合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又曰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春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未嘗忍廢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奈欲有作爲何退藏之後雖不得不飲酒奈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歸善李驤舉貽書戒其子學一吉士曰官得晉翰林即清貴矣但恐爾不肯苦心向學人生得此一步尚不肯發憤即做科道等官未必安穩也皇明經濟錄備載各省事宜學者須要博覽當代典故昔丘文莊初改吉士即收備天下志書瓊臺藁中載其事此便見其志向之大凡遇各省諸公便當訪問各省故事詳悉備書於冊當世典故與夫天下事宜又宜遡觀唐宋晉魏秦漢以前興衰治亂之故更取各名家文字格調詳讀而批釋之始有舖張各樣文法五經大全須買內府板各一部閒中計日看之若能于五經文字悟入則其造理之言又與一花一草

之文大不侔矣予平生好讀書苦於無書而目力又昏矣奈何爾等不肯早圖乃飲酒博弈貪睡過日古人惜光陰之語今身體之信然不我欺也天文地理兵法律曆不可不究心古人如太史公作一史記則禮樂天文地理律曆殖貨河渠醫方何所不有此皆關於天下使若人當宰相之位其措置便有可觀矣不當以士視之也凡人幹天下事非有大識見者豈能經理區晝爾看周禮一書則可見矣卽堯典舜典如羲和伯夔契稷諸公其所施爲是何等事業非平水土卽披曆明時非教稼穡卽制禮作樂今人曾有此乎諸葛公邵康節庶幾可語此爾曾於此等究心否夫五經不可不讀但五經又皆古人學問事功影子須得古人精髓所在乃眞讀書耳凡讀一書便要了此一書得其始末精意方有氣味不然東馳西騖潦草無益予平生有錢須是買書不買他物蓋無嗜好故也人家留得讀書爲善二種子在則門祚不患不光大今人只要了己身目前之計好聚財好肥田大宅便自以爲子孫久遠之計此計之短也予今苦無精神無目力不能遍窮諸簡策且諸書字多

細小吏費目力欲向南葉寺卜築讀書苦無資斧莫能出門

劉仕義曰天下之可樂者莫踰於書尚書尤公袤淳熙名臣於書靡不觀覩書靡不記每公退而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子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若尤公所謂得其所樂者矣朱文公窮年著述不少休廢人徒見其苦心極力而不知其中自有無涯之趣故其詩曰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此可以想其自得之氣象矣薛文清曰萬金之賦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蓋物外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深而愈不知厭也斯言也豈欺我哉

劉仕義曰薛方山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由是觀之學之爲益大矣孔子之聖綴于天者也且以好學成之則其非聖者又可知也曾子之學傳而習者也竟以魯得之則其非魯者又可知也甚矣

學之益於人也大矣又曰讀書可以滌慮可以養心可以解鬱可以舒襟可以益志可以凝神厥功大矣哉是故讀書可名坐隱也

朱以功曰農家者流專心本業故一年有一年之收成今之讀書者則以功名富貴爲收成然而天下之人得功名富貴者有幾將不謂之無收成乎使讀書者能反而思之曰吾自幼便讀大學之道便讀天命之謂性便讀學而時習之知讀者所以爲學而學所以爲身心性命則讀一日便有一日之收成讀一字便有一字之收成由此而得功名富貴也亦此之收成而非外也由此而功名富貴之不得也則吾之收成自若而非有所歉也如此而後讀書爲不虛矣不然則雖多亦奚以爲至有功名富貴之未得而反曰爲書所誤不亦謬甚乎

又曰讀書能拈得一字一句終身受用勝記千萬卷矣

又曰凡事皆可僥倖惟學問一事無僥倖而成者須是念念不忘步步着實乃可

徐階曰讀書須趁三十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

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則勞苦難成者也古之時天地之氣甚厚人生資稟何等聰明猶慮過如此況在吾輩乎況在吾輩乎

又曰人聰明而不學漸漸使成昏愚譬如一把快刀若不常加磨礪而但用之剖割未有不漸鈍漸缺者韓子云聰明不及前事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況聰明而不及渠萬萬而可不務學乎

王文肅公錫爵與趙侍郎志皐書曰別札謂日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俗儒龎辭上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稱此清閑一考我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馳騖孰與悃愊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早從事於此臨事茫然轉成愧歎

于慎行曰魏世祖伐涼州命羣臣議之皆謂圍水以西地皆枯石絕無水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魏王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乃無燥地世言百聞不如一見信然讀書當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一語何以折廷議

不讀書博聞習事欲談天下之利害眞妄論也

蕭應魁嘗集古詩句以爲勸學箴曰爰有寒泉惟其深矣於彼行潦潢其乾矣皇父孔聖示我周行黽勉求之日就月將敷時繹思每懷靡及灼灼其華有蕡其實不稂不莠如琢如磨惄如調飢莫知其他每有良朋俾爾多益彼其之子是用不集我有旨蓄何用不臧如圭如璋邦家之光百爾君子迨其今兮日月其邁靜言思之

何洛文曰士在進道進道在學夫志孰不蘄君子才孰不蘄用世然若蓬之生麻者蓋鮮而類芷之漸脩者恆多欲斯誘畏斯葸艱斯挫易斯忽偏執而弗化斯鬬時可進而務趨斯蕩志眩於中而守移諸外若是者不聞道也而生於弗學學猶殖也不進將落操縵不已何止安絃運斤若神致可劉至故應務先明諸心程身在純其德德純心明至道乃生卽艱虞猝循智愈精氣愈平志愈增性愈凝以此考衷內無天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而何言弗根心行或倍始之有蓋學之益人也如此

岳蒙泉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

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毛介川曰讀書苟得意忘言則句句皆爲身心之益若徒滯言詮如傷食者然脾氣不能運化以滋養肌膚秖足爲臟臟之積病云耳

往行

洪武丙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二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以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國家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黔國公沐英嘗從容詢一儒生曰吾亦欲觀書何者爲要對曰儒者之學必自四書起始以至六經書史莫不欲徧通今公爲國重臣春秋鼎盛但當究輔弼之大義以安天下爲己任豈欲效儒生博學強記之習哉惟大學衍義一書乃宋儒西山眞先生所撰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道與夫天人相感治亂之所由皆具此書公必欲觀書請觀此書則大人之事備矣遂欣然令左右售而得之退朝之暇延縉紳講解切磋問之以通鑑綱目不三二年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其在雲南于鈴閣之素壁間命善書者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

宋公濂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

蔣武生字用文儀眞人洪武初召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丞永樂間以醫治歷院判仁宗朝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謚恭靖志嗜讀書雖老不厭治一室于公署之傍顏曰緝熙於家中幽屏之所顏曰靜學皆盛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戒詩自儆卒謚睿聖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洪武初以選爲禮部主事歷官禮部侍郎公年七

歲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擷其葉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寢發為辭章龐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擴其所未至寢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别義理密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朝廷初召公纂修元史又值編集禮書苦無歸一之論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

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愜心辭去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指宋濂與公也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庚午舉人初爲桂林府教授歷官南禮部左侍郎永樂初嘗以知州爲會試同考官者二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塲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日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祕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皆爲官府奪去

詹鼎字國器寧海人元至正我師征慶元鼎爲方國珍修降表太祖異之召鼎至授官刑部郎中所撫養孤甥受賂坐誅天下寃之嘗徙居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文詞尤長于春秋嘗與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略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

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專談經通融三傳兼用啖趙光霽諸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游戶外履恆滿十七年陞授春秋博士作春秋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稱爲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謫瓊山教諭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聖門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

肥王惠仲迪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啓後學旣迷之徑四明鄭氏序學範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明世大儒信斯言也謂先生之學無功於聖門可乎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之江陰人洪武癸丑以徵授編修乞外改教授歷官國子司業公自曾祖徽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淸尙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元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聖藏書兩敝篋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率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于松焉

金礪字汝用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寘諸太學無所于儲礪慮其敝乃聚米簞爲蓬屋中置架以庋焉日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漬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礪之功也

太宗皇帝命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中祕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一日

令背柳文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遂戚戍邊已而貸之令拽大木粲等
以書訴執政執政得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金寶字用誠開化人永樂初年獻書召試擢翰林典籍歷官衛王府左
長史致仕歸家居惟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
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赜而究其
非
吳楊字□□□□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刑部主事
爲秋官卿所器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誚公復欲爲進耶公曰學豈問於
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述爲此耳
劉公球授儀制司主事取前後條例類集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不煩
考索一閱可盡得
陳濟字百載武進人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
貨隨之貿遷比還先生以其資之半貫讀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
弗汝恡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

帙至于胼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塡委先生至與前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觝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張尙寶信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內閣諸公自念我爲庶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袖會論一編遇閒處輒揖請教二三公皆樂爲之盡其解旣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誓永千文一過不廢

周維翰字□□□人永樂三年浙江鄉試獻賦稱旨授翰林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散修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

不及也近歲翰林奉詔修兩朝實錄以簡討爲纂修簡牘浩繁攷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殫心竭力無幾微懈怠意書垂成維翰病□且困猶日在念慮旣劇猶問史成何日言不及他事而卒

楊溥當永樂末年以事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益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于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王冕八七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公往見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

宣宗皇帝一日於禁中閱書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詣闕下問三楊等

皆不能對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時陳繼官檢討獨出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穎敏絕世宣德中進士高第選庶吉士累官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歎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

李紹字堯述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刻苦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爲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

劉太守實尤嗜經史其蒞公堂或出輿馬輒展卷吟誦公退手壹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卽呼童爇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恆以不若人爲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敎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蓋有爲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陳鎰字緝熙本世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公生幼稚父覲贈編修嘗謫戍爲蓋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于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名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歷官國子祭酒平居無聲色之好止藏書並古書畫器物而已善筆札至臨摹古人眞蹟殆不可辨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莊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百言立就每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景泰甲戌進士二甲第二選爲庶吉士第一時被命修寰宇通志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盧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教宜其博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欲然不自足益求人問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人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閱之良是

黃文毅公孔昭微時摯友建寧府賀沈知其賢舉爲松滋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仕迺藉人薦舉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讀書刻苦

志忘寢食盡三十年以來歲食三十六卷危題書名其上以自警嘗夜坐
三鼓竊賊有伺於門者不敢犯遂婉辭以退

李文達公賢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
驗錄一卷雜錄三卷

何椒丘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聞戶外

呂文懿公原勤學至老不倦居祕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
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即爲門人講解書史退則伊吾聲復達于外
蓋寢不移時而起嘗修宋元通鑑續編書成鬚髮盡白嘗考一事不獲
輒不懌者累昕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其好學類此

言有善讀書不會做官者莊簡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違書
本行而悞者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每見後進
輒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
扇中所書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非玹博爭妍以遂

時好者

王端毅公恕垂老方理會學問時公年七十有四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問蔡公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模必粗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公平生篤信好學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瞑覺即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修業老而忘倦

曹時中故名節以同漢宦官名故以字行號寧庵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工書自晉唐以來名家皆能辨別眞僞而以意會之懷素宋刻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稿亦不苟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

其愈久益深而猶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
皆服其言

吳瑞字德徵□□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嘗督理徐州洪以
病歸自爲諸生以及宦成而未嘗一日廢學在徐闢齋於廳事左扁曰
窮經公務稍閒博覽簡冊既歸杜門謝客惟知文事有賢名者至則款
接論議自帝德王道伯功逮秦漢而下制作名家博極玄奧工古文辭
求者戶履恆滿

張賢字堯臣號仕眞祥符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知府公幼聰穎過人
務學勤苦每旦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
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晝嬉游間輟而乃夜膏油非徒欺人
亦自欺己吾不爲也

楊廉字方震號月湖豐城人成化丁酉解元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
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晦菴劉公語人曰
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嘗爲吏部主事倡爲五經會非甚病雖冗不輟披覽

王文莊公鴻儒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士樂親之

林公鶚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讎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

嘉禾周伯器作文未嘗起草頃刻數千言屢出奇詣遠近求者甚衆有稿數十卷蠅頭細字皆其手錄年八十餘精神不衰日猶抄兩漢書兼校其誤用功之勤後生莫及

陳白沙獻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倦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我自我遂築一臺曰陽春靜坐

其中足不出閣外者數年

李西涯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愼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成化十年以吏部左侍郎卒官謚文莊

李大司徒瀚居官不苟取所得俸餘止購海內圖籍故乃家儲有鄴侯萬卷云

梁公材旣爲戶部尚書退食之室於几榻置四書律例有閒卽諷誦之以爲常

劉太常詵家故多書三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于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嘉靖初舉進士者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禮部隆殺諮訪而

後行庶高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衆論厭薄之己丑歲山東宦遊京師者三十餘公論獨推西橋劉公銃一人時新進士李開先者造劉公之廬請益李曰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如此病李好辭章公曰三十年前亦如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李好談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如此好然不爲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甞倦歇既而李好窮經學講時務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飾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顙上做工耳凡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邊備河防茶鹽馬政自身心通之務求總貫乃可言學也李往往誦以語人

翟鑾字仲明號石門諸城縣人錦衣衛籍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謹身殿大學士博學強識十行俱下日記數千言聞人有秘書奇集必曲訪覿之一覽無遺每讀書率終夜不寢鄰有武人張姓者每五鼓赴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載其人嗟嗟謂公曰吾老矣然

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先生者

于鏊字器之滁州人弘治壬子應天鄉試卒業太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子學養子而嫁耶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也笈正德戊辰登第官按察使以能名

陳鳳梧字文鳴泰和人朱希同榜進士以庶吉士爲刑部主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及考古一時僚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至夜分當時稱四翰林云

李康惠公承勛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公應寧司諫楊公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於學問公所長在

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黃魯曾字得之吳人生而穎慧過人父葵菴善操其息立致萬金產析子各千餘君與弟省曾即五岳山人也盡以購書讀之父為誰讓對曰昔人謂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刻五車乎與其饒於財孰若饒於學乎父聞而賢之不復問

何司寇喬新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聞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讎校公居官執法不阿人多嫉之者既致仕卒都御史林俊奏乞贈諡并援葉盛例言諡當以文會有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諡胡銓不能奪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贈諡者萬世之公也廣昌知縣張燦復論之詔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仍與諡文肅時正德十三年八月蓋公論至是始定而先朝實錄本傳謂喬新議法刻深及勸父引決以自全蓋出焦芳之曲筆也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習舉子業謝去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

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蹤古人所著野航集楊君謙賓敍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

張詩子言人有以太白孫山人擬之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子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于古會日曾行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兩句眞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旣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雎蒙厠中之恥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窺五鼎奪釜鬲于塗而卒掘相印者

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俟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瑋之胸次而肆爲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賓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覩絕月之語廣嗌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祕是亦古今之奇矣

周瑄卽周通政或之姪也廉謹溫醇中鄉試授廣平府推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空囊耳年八十讀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就問韓邦奇如此數歲

孫榮僖公文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

其有志甚愛之

周府鎮國將軍睦㮮號西亭初工制義已歎曰楊雄非醇儒也猶恥繡鞶帨爲名高乃覃精于經學當是時衛君聘名能易和太芳名能書周伯昌名能詩周泳之名能春秋許守謙名能禮此數先生者皆河洛間宿儒也公先後從之遊蓋年二十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春秋其學不顓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務求不詭於聖人謂春秋非獨爲攘夷復讎立案也乃自爲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莫備於唐李鼎祚因刻其集解以傳高凌呂仲木仲梁與公講易東陂上驚曰子輔嗣流也新鄭高公問易之大義云何公以退對高公恍然有問曰四聖之精蘊備是矣其爲名碩所推許如此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諷誦其中

楊天祥字休徵博羅人正德丁丑進士書示友人及諸弟曰古人讀書破萬卷予自弱冠厲志讀書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時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

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簡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予猶為多徼倖進士矣回思所讀之書俱無所用何者七篇之文如其黍度而止五策之文如其條貫而止論雖可肆亦有步驟不得大騁至大庭之對檢點敬慎且晷刻有限難以展盡譬之飲食雖珍羞錯列而屬厭則止譬之斧斲雖巨木壅腫而就墨則削至于應事接物不能踰於人情物理之常擬古則迂反古則倍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哉聖人所以曉子貢曰君子不多厥有旨矣雖然尚子平敕斷家事徧遊五岳豈圖袖之以喻人哉亦足以自喻而已遊五岳則有跋涉之勞有離曠之憂勞筋骨曠年歲耗資斧僅乃徧之夫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比之五岳也孰大而加之諸子歷代史百家之言亦寰中洞天福地也予讀之每徹一書心曠神怡視聽俱新顧不出戶庭者十餘年倡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

鄭端簡公曉既落職歸角巾布衣徒步郊野時時共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即

呼其子詔之父子問自爲師友會其婿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告歸悔過從門牆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其教子婿必爲君子卽其少所聞於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忘矣

胡松字汝茂號柏泉滁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東平知州歷官吏部尚書諡莊肅公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及爲南京祠祭郎以部員冗散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時不竭矣

羅贊善洪先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少忘

王比部漸逵既罷歸時寇賊充斥殺人青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執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

皓餘生幾何而孜孜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若於林莽間據盤而坐仰浣從風俯聽泉鳴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

邵文莊公寶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爲日格子十二卷蓋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也而疑似之剖析義理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略可見矣

顧司寇應祥爲兒時卽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祕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鄉沈司封桐並就學焉

趙汸字伯京太倉州人嘉靖辛卯南京解元戊戌進士歷官僉事自少敦學無間暑漏弱冠始室卽晨興佔畢多在雞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房闥曹夫人嬪公半載未識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講授其中橫經籍書史鉤纂不輟特不勤著述間爲酬應

文字輒駢麗精絕常曰今世拈筆爲文詞率多白士欲藉聲譽以取幸資若宦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

葛澗字子東其先鳳陽人父欽始徙江都家焉欽以孝弟力田彌嗜古書搆樓五楹所藏書數千卷至澗益至萬餘卷江淮稱積書者無如葛氏澗博學有名理坐臥樓中手一編寒暑不廢家人進食飲不卒業不御嘗撰國朝人物編始洪武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識者謂有史學

方廉字以清新城人以進士嘗爲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事簡讀書當官無害而數倡其僚綿蕞藁草爲朝儀或誚之曰上坐行宮已數年寧復視朝耶公曰不然卽上一日朝何所取質安用禮官爲而會有庚戌虜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藁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雲間人也以是心異之

楊豫孫爲南京考功主事李太宰默爲南祭酒時獨器之比典銓擢爲禮部員外性強記博洽多聞當時鄭司寇曉通經而不博古雷司空禮

博古而不通今唯公兼之

屠公應竣疾已不可爲猶開口論天下事纍纍不少休性好臧否嘗曰讀不盡天下書了不盡天下事乃若此已耶

顧公夵字維喬腹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爲賭王夢澤公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公曰雖能遠馳至一百里行已綏王公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公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久則子𤸫負痛耳其博物至此類

蔣公勸能字汝才餘姚人嘉靖乙丑進士嘗爲禮部主事是時署中多知名士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新安人所輯明興以來諸名書疏也吾學編者鄭端簡公所纂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半之各以意加評點十日爲期公退時集署中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辨論公沉細不爲枝蔓談衆分爭時公默然聽之間出一語折衷輙中的

叔寶先生諱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從鄉縉紳取其架上編袠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某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磬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人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讎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眇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裒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綴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坐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嘉靖壬子舉人歷官賓州知州起廢戶部員外卒官性嗜讀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工古文辭隆慶丁卯曾以舉人應詔上書數萬言報聞嘗爲福建惠安令及遷賓州意有所不可輒和陶淵明歸去來詞甚工當憲副徐公中行入見踞上坐拂衣歸讀書羅浮

石洞中皆徒步還往遇暑雨少憩叢樾間出袖中所攜書朗聲誦之或暮夜寄宿村舍輒出錢數文買松明及枯竹之類照讀達旦不少休嘗修肇慶府志順德縣志石洞集二十卷行於世今從祀鄉賢稱為石洞先生

張公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蒲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中極殿大學士謚文毅以編修分校永樂大典是時詞林少事日游敖徵逐公獨與同志鍵戶讀書自傳記諸子百家無不窮詣博覽而尤好深沉之思蓋隱然負公輔之望焉袁文榮公嘗以博物策士屬公代對立具草袁公歎曰此真博物君子矣徐文貞公嘗召諸詞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贏縮推利害所繇曰此參政異日憂也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繁諸司掌故皆闕軼公時為詹事貴倨矣屬充世廟實錄副總裁乃極意蒐討自嘉靖辛卯以後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才皆犂然具備江陵張公瞿然稱服因出舊所編初紀者盡屬公筆削乃定

鄭公汝璧字□□縉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嘗為儀制

郎中時署中諸公方共讀漢書公卽訂約期十日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朗誦衆坐聽之有疑義相與共析皆渙然冰釋嘗爲南京太常少卿南都多暇會亞輔福清葉公爲南少宗伯公與約同讀司馬公通鑑究理亂興亡之跡所評駁皆疏于上方以相質其得失每以今驗之非徒以炫博焉

鄧待詔元錫作三禮編注繹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禮一如張孺人丁丑尙書毛詩繹春秋通成稿司成稚川王公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闊乎密乎天人古今之統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簡斥百金餞行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繹易於廩山王公見之作詩曰探測羲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而喟然歎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篤嗚呼卽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卽程夫子易傳稿尙出於易簀之後矧故陋如錫耶以故繹易凡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摯己卯五經繹及函史下編成

沈憲副啓原平生珍玩寶瑤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

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萬卷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窗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啓封忻然卽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閽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眉爲之攢矣

陳世恩字慶遠號兩峯夏邑人萬曆丙戌進士歷官工科都給事初成進士未及對策卽謁告歸歸途二羸馱牟則以書數囊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二羸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吾向爲童子儒不欲耑耑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大宦字之與信而後孰優坐臥一毡幾三年几榻多穿穴

楊司徒鼎以鄉貢入南監時南京禁夜燈而國學尤嚴鼎潛具小甕竅之籠燈而誦爲巡者所覺當事者知其端愼貸之

董大參朴大父曰應軫解元官僉憲大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僉憲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倩繪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蓋奮勵苦力學比長而發慧中解元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

著述

前言

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常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宋濂曰激者之論恆謂名天所最忌刻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必者也所以文人多畸觚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

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驕桀者不過紆朱拖紫之樂爾未百年間聲銷影祕不翅飛鳥遺音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抑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嶷立若嵩嶽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與彌綸文運豈曰巳之云乎

方孝孺曰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恭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瓌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于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二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

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常謂求學術于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

又答友人書曰古人之道雖不專至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詞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比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起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尙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乎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末甚充而從事于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本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奥而不悔也正而不窒也

變而不詭也辨而理瞻而章秩乎其有儀𦒿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

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

又答葉教諭書曰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恃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于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畫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于外者也苟無待于外雖二君子之言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序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爲序者能有益于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

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于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杼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于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之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旣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

又答金景文書曰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于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

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

又與友人書曰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為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倏然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穀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為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詞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

方孝孺答許廷慎書曰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已忌

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無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邪

又答友人書曰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旣竭其志力以爲養逮其沒思其姓名德行不彰於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必當其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之所生與其父之敎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

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素無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者乎

又曰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於道理何救於亂亡

又曰立言當萬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曰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爲新奇之說所以爲異端也

楊文懿公守陳與黃行人書曰作贊如寫眞必形容得其實如模寫得其眞乃可信今而傳後不然則飾碔作瑾畫虎成猩誣詞贅語安所用

之余平生於今人必知識者乃爲贊以此故也昨承委贊令祖心不欲
爲而未敢遽辭今承示像則彭詹事公已贊其上形容旣得其實且至
矣盡矣僕雖强贊不過贅語或失之畫虎成貍又安容喙哉敬用奉還
併還原幣伏希恕察
陳公白沙與胡提學書曰大凡文字不患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
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恆不能多改比見閤下於此詩略不經意以爲當
終置之不復改此詩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他文何如深以不及對面
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閤下非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
此一句以爲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及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
歐公期於立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
之學方其爲之也鹵莽潦略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可及也推
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
又與門人張廷實主事書曰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以信口
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

厚以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李公東陽答友人書曰承索藁入刻此尤可笑工拙姑不論豈有方壯未老之人汲汲爲此等事爲天下戟指捧腹之具乎

何孟春曰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爲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也今日從某觀其筆力知之筆力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敎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纔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不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續其聲悅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飮則列於尊彝食則飛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于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誦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闡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鈎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

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學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肆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世難于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于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言殆

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楊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爲此等類數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書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世略有不曾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爲責備者以自警焉

又曰歐陽永叔送徐無黨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識盡心于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識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直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祟二公不以其所長自衒而

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又曰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况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爲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又曰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爲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其叔父楚若所著既奇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霹藏之以褻器則聲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既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既而奇良是一事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既之說而遷之所爲自况者也遷史敘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亦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竭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既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亦祖於此歟

又曰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乎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葉伯曕及得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曕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懐麓堂集葉伯曕墓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慘然久之

保齋集序云其奉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爲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採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絕澗而止惡足以

成其大成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于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尙知所勉哉

又曰宋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趨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韓侂冑用事欲羅網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冑恚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冑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淸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所牽挽不得全其晩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眞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爲伯長庭秀之爲人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非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以衡斯言槪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狥物二也欺心三也蠹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爲所不當爲者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又曰前輩文字無爲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舂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雪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粮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爲可尚矣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爲宦官作與獻諛權閹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爲受賕之具而已

又曰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好音卒同歸于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㫒嘗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章了無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

出自朝廷行于天下昔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著鞋襪外看雖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逋善行書喜爲詩其澄汰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曰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杲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逋者雖詩名亦不屑就漢黃憲藐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爲顏子後來知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耶范啓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足爲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尙尊吾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又曰古今書斷魏鍾繇與韋誕等議同筆繇問蔡伯喈筆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衞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爲不忘錙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蔽軼甚焉而錙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于此錙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爲文房一慨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又曰導轝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篇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爲大臣作者爲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及其同産戚屬請托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訟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而作者習焉爲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沒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戲欷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

物動於中發於咏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不啻宋元抆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其厚者而已哉

又曰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其眞眞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淸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躭對棋酒春不善棋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目力旣惠後生有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

所在也
又曰衛青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日不能出一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爲余讀史至兩人傳贊有感焉爲標出之或曰不有大功德而富貴君子弗道之矣質而弗文奈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又曰今世爲詩文而竊倣古人語是於死人口內討氣吾甚愠之
又曰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氣節悼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省曾曰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滔天屠細居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有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屠細居販之家其

藏筐篋物而不道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凶人而茲時何特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亂賊之臣逆悖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恥誓不爲以陷於譽墓之譏今欲予以銘葭莩親誼間不可辭但當實錄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誕明白告予也然後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

張臯曰文詞之於人猶葉藻之於木也當其煒然在目自不可少乃若棟梁廟堂其瞻則天下則於質幹而不葉藻矣

陸文裕公深曰國監舊有荆公文集板介谿嚴禮侍維中爲祭酒時重修補予踵介谿而祭酒命典簿廳模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署典簿至廂房中壁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

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然遂止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劉仕義曰穆叔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予謂立德者取諸內而易立功立言者取諸外而難人顧舍其易而務其難弗思甚矣歐陽永叔曰草木禽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于泯滅而已衆人之中有聖賢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顏回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小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然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如此三復斯言可以省矣在昔張巡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巡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可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讀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之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嘗讀書也而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賦才如此使形於論述寧不可以表見於後耶而公弗屑也與許遠共守睢陽奇謀烈氣有死無貳卒之保障江淮唐室再造忠肝義胆青史遺芳厥功偉矣宋盧襄歌之曰胡兒倚劍摩崆峒范陽兵火燒天紅潼關失守大將死鑾輿播遷岷峨中貔貅兵甲熖冰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盡哭天山月二公環甲怒攙搶極闕單前皆眥裂食窮愛妾膏斤斧愁蹙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儀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抉齒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義骨塡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論切初入鳷鵲樓圖形已入麒

麟閣然則立言又奚足尚哉在昔嚴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被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遭遇如此使少屈以就功名尊不可以勒彝鼎垂竹帛耶而子陵弗屑也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遂去而耕釣於富春山中旣而桐江一絲風勵四海嚴陵一瀨口銘百世可則之志士林至今每每道之范文正公過嚴陵祠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然則立功又奚足多哉袁公㐮曰竊謂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潛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

又曰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何則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鋒鋭鋭而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

公家臣曰夫聖人未嘗顓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飈起卽難軼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榛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親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井專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貴其無用於世則何以貴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卽婦人孺子亦笑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爲不足誦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請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笑而自玷耳

唐公順之答茅鹿門書曰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不語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章猶人躬行未

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攄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舍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

老莊本色縱横家有縱横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

又曰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鑪錘

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

又曰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眞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楊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

又曰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爲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

又曰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假手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爲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

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徧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

又曰試觀世間糊窗襯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開眼睛與文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固宜然設使其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

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子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化而莫知其端倪也

又曰中興之功北地前茅濟南中權信陽之徒左右翼之遂至上薄建安下傚大曆彬彬一時之盛而獨於文不能大有當該左馬精於紀述唐宋四家稍暢爲議論濟南之與新安非西京以前無述建標天中世所景從而字句太工精理小孫昆陵晉江於議論差暢而毋能自振於格去西京若胡越然則亦四家之觴濫而至益也

又曰左太冲謝靈運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誦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什至值百金蜀兹獲梅都官詩織之法

錦而子雲寂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障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乎哉其自解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又曰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沙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近思往事可爲捫舌

又曰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大可久之道也邇來徂獪買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罵詈謗訕欲以脅士夫而取名噫可恨哉

劉公㦝曰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

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中譏訐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買禍者

王錫爵曰士君子讀書非以求名自是本業若棄此不事不日夜執牙籌即沉湎醉鄉矣今豈但不敢謂能追古人亦自知必不能出於近日李汪王之上第素志在此自不能舍若不專精研求之趣味又覺短

又曰世人耳論每嘆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攄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壘兵資口月旦於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羣心而求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

又曰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勦皷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方嘵嘵哆口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

于慎行曰唐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此論文要旨也因事爲文者以文敍事也以文害事者取事就文也今日之文獻正在此取今日之官以就古之官名取今日之地以就古之地名增減今之事實以就古之文義故換今之法制以就古之章程施之章奏則敷對不詳施之綸綍則訓諭體失施之紀述則事實不著施之文移則吏民弗從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生於其政害於其事信有之矣原其所以皆居今好古而過焉者也

又曰呂公論曾鞏曰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遂不獲大用此似忌之而然果如所言亦未爲知文章也凡文之所以成名者不但以華藻鞶帨爲工以其理與事在焉出於行義則爲有德之言出於政事則爲有用之言不可歧而二也有如發理而理不明論事而事不徹雖有枝葉之詞將焉用之而亦惡得謂之文章哉

于慎行曰王磐閻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磐拒弗與而閻復爲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連坐卽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爲權相誦

德比擬失倫者卽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爲哉何也文之已卑也嗟夫世之爲復不爲磐者一何多哉又曰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爲妖唐家三百年間以詩主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長安有尙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尙讓大怒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詩妖也夫三百篇之作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以爲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命行色纖悉不遺色澤俱侈未有過於唐人者其盜天地之氣亦多矣求無爲造化所忌其可得乎

萬曆丙子應天鄉試錄后序曰嘗私誦錄文弘治以前渾厚爾雅正德以后繁縟崛奇其大都如此夫孔子六藝與宋儒發明先進所尺寸而未敢失者譬之日用菽粟布帛也士爲繁縟崛奇乃稍稍馳騖浸淫於百家出入於莊老申韓少者千餘言多者殆萬是口厭菽粟而求海錯陸珍身厭布帛而求蜀錦秦漢陶也豈不鮮美非日用養生之常矣

葉向高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于摹摹之而轉相

倣以成風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何則尊唐之失也故宴厳之夫而摹其雄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競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曠惜别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曠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學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舛不知其舛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

又曰雅之名始於詩也詩之出於閭巷閨閣錯發而雜收者皆不列于雅惟聖君賢相之所咏歌勞人志士貞夫信臣之所感憤爲治亂興衰所自始其旨顯其辭衷始稱雅焉故他詩有淫僻陵亂媟褻奥眇爲世所疑射而雅則絕無今之博士業雖稍異于詩然其論道德述性情以己之口代聖賢之舌不當以淫僻陵亂媟褻奥眇之談溷入其中尤甚於詩之雅也明興二百餘年文章陵夷士子不復知有雅道其所輕佻自喜大較如以桑間濮上鶉奔妓童之音而施于燕享遣勞君臣朋友頌述規儆之際其爲誕悖乖刺不可名言而世且方詡而尚之譬謳者

之過市羣逐趨觀孰從而辨其聲節之高下哉
又曰唐文苑英華者唐一代之文章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焉者也其
韻文則材六朝而創爲搆者也其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而始振而其
創爲搆者則家珍戶璧鏘然琅然至中而稍微至晚而替故唐文由衰
之盛也詩則由盛之衰也迹其盛衰之致得失之由亦較可覩已今世
操觚之士稱聲律稟盛唐若功令將推而附于三百篇之後使繼其統
文則欲幷韓柳而祧之宗秦漢而爲之子故評是編者或左袒于有韻
之文或搜瑕於中晚之世疵其博而濫廣而弗精也茲其說吾安能絀
之然夫子述書綴錄秦誓刪詩于鄭衛邶檜諸風並存之示來許彼豈
欲甄繁茸穢崇宏博之規溷後世觀覽哉義固不可以闕也夫繩以風
雅之義詩亡久矣則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稱世嫡也
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於秦也於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眞
幹父之蠱而纘祖之續矣故夫世之欲越唐宋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
之過也要亦瑜瑕並收得失互見存秦誓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

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無論盛者足傳即衰者亦可以論而取材安能闕之夫六朝之靡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概唐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又曰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覩也草昧新開緣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曉暢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盧陵眉山諸君子盡屏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而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本來持論之太過夫文章乘時代自爲運而人自爲言情神各至未易偏訾故夫序事修辭極變盡工蒼然鬱然沉厚而多力秦漢之規模固不可失也若其流轉周詳紆回曲折不必雕貌刻形而能發其中之所欲言唐宋之家法亦何可盡非也要以存其神毋拘其迹循其轍不滯其軌取材于不窮之藪而馳步于無畛之途不名一家言乃成一家言耳而作者門戶甲

乙相排矯枉太過斯足感已

又曰字學之失久矣字學失而六經子史之學俱失彼讀焉而不得其旨則姑以其意讀之解焉而不得其義則或以其說傅會沿習訛舛日滋新學小生既苦於訓詁之難卽博雅君子或考據之未眞其不爲郢書燕說者蓋亦少矣夫合點畫而成字合字而成文如合爻而爲卦合卦而爲易今不辨爻欲以說卦不辨卦欲以說易未有不謬者也

又曰余觀近世說者以爲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解稱述故風之用廣而雅頌微非無雅頌也風會日漓醇和日散人與世閱交而交喪也卽極力摹擬而君聲者不存焉故漢之房中楚聲也掖庭才人與上林樂府則比于鄭矣唐之有景神也是六代之濫觴也勸百而風一其失也彝杜甫有雅才而時板蕩蓼蟲之吟遑遑酸鼻卷阿清風之什豈其然乎昔師之之對于貢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精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斯所謂君聲者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其本乎性情者耶

又曰文章氣爲之也氣之流行于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爲聲布之爲韻其浮沉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噫噓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迹于伾文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盛衰何惟焉古人不言功獨于軍旅之際何娓娓也鬼方三年稱爲殷武獵狁六月頌以憲邦采芑紀乎南征小戎矜于西討下及近代歲有鐃歌非但以銘鑠揚彪昭示來許亦將張皇國威塞匪茹而讋不謀杜僭亂之原也

又曰詩尊風雅尚矣近代宗唐而祧三百篇專言興象弘正之世北地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同然離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若糾纆夫較方改絃于宋已失步于唐矣

又曰世之談詩者以爲必模擬雕琢而後工余謂不然物之有聲皆係于其質金爲金聲石爲石聲肉爲肉聲皆自然而然不可得紊故鳳則

鳳鳴鶴則鶴鳴蟋蟀則蟋蟀鳴鶺鴒則鶺鴒鳴非此類也而欲爲此聲雖勉強求似必不肖矣三百篇之温柔敦厚大約出於聖君賢相忠臣孝子達人高士之口至于後世如陶如杜如李率皆超然蟬脫塵埃之外雖貧窶困約至于拾橡栗漉葛巾寄食奔走飄飖自適無所累于靈府故其聲鏗然若出金石彼鳳凰翔于千仞而離離喈喈奚俟拘拘然律呂之求叶哉近世詩人雖多然其顯者或附炎集羶持籌握算日徵逐于聲利而布衣隱約之流又未免羔雉權門徼冀重糈以沉酣穢濁之場而欲清空瀟散之致何可得也

又曰余惟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能爲經義者無過于吳毘陵震澤諸君子其言粹然澤仁義而本經術海內人士丐其剩膏殘馥猶足以自潤當是時也吳士之於經義若越之甲燕之函秦楚之技擊他方不敢望焉世運一更文章日下海內聰明之士逞其才力欲陵轢先輩而出其上于是毘陵震澤家言棄若敝帚而吳士亦靡然從風喪其衣鉢經義之盛從此替矣故夫談文章之弊于今日吳爲甚何也有鄉先正焉

而輕弁髦之也談文章之振衰起敝於今日吳爲急何也有尊吳之先正以重吳而後天下肯趨吳也往嘉隆間耿恭簡督吳學久經義一正而未幾再失之其再失之而視其未正時尤甚蓋更二十餘年而無能及者矣

又曰學者尊六籍尙矣易書禮樂春秋於敎各有所屬而詩獨道性情性情者虛物也不觸不形不寄不章舉洪纖高下升沉聚散飛潛動植百千萬狀皆能觸吾之性情則皆性情所爲寄也夫性情之變不可窮則其所爲寄者亦不可勝窮故凡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殷雷燁電三星七襄之類則概乎天江淮河漢川原陵谷之類則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氣數之類則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于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于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偶棠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鵠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

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漢人言詩則齊魯毛韓與康成五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有內外傳而內傳亦亡獨毛鄭尚存歐陽公猶以其說不止於箋傳而後世失焉自六代而後說詩者無慮百十家今學士經生多不能舉其名至併考亭先生之傳註巍然昭揭于學宮者而弁髦視之問以故實張目而不能對蓋治經者鹵莽之弊至于如此而山人墨客以騷雅自命與薦紳士大夫之稱詩者則又僅僅西漢而下至于李唐其稱西漢則又僅僅十九首與秋風大風之歌蘇李之別河梁之屬和而已其於三百篇之宏辭奧指何闕略也余非深於詩者然常苦於讀詩之難以爲古者列國之所陳太史之所采各從其方術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習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于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別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而况欲求其精神之微與性情之所寄其可得哉今經學衰微談空說幻之徒又以名物爲障欲一舉而盡捐之

以自文其陋寡六籍皆然不獨于詩浸淫不止其害且與秦火同烈夫
惟司世道者稍倣漢人横經發策之意宏開虎觀集四方名儒互相問
難分曹奪席務見所長使博雅君子得表于世而不爲浮誕者所絀或
亦表章之助乎
又曰今之文章古之言辭也古之人因心爲言言之而雅馴成章則曰
文故曰文以足言文即言也古人以言爲文今人乃以文爲文以言爲
文故有而後言以文爲文則無亦強言矣有而後言故即其言可知其
人無而強言言愈文而人愈不可知矣夫出師陳情孝忠之言五柳先
生高潔之言逍遙樂志達士之言九歌五噫憂世之言言可知也今之
文人累千言茫然忽然猶河漢而無極焉言之難知非徒病言且病文
矣非徒病文且病人矣
又曰當代以作者鳴可指數也弘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爲功與其
詩顯耳文則無稱焉七子代興遞相引重其人往矣遺言可徵烏在乎
爲七子哉夫七子直弇州雄耳其才情之宏富筆調之縱横蓋於明無

兩焉然而舉其篇或有累語彼固謂不如是不足見才矣卽瑕瑜兩存無傷也當弇州時而欲以瑜見者無如新都新都之爲句也與其爲字工於弇州然吾讀弇州而百首千首而其變不盡也讀新都不十首而法與格盡矣夫弇州才勝故微近率也新都詞勝故微近靡也徵作者于近代較可覩已吾以爲文章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消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奧衷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言而窘於舌舌有所欲言而窘于手操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方寸中且壅悶未暢安能使千百歲後誦其文如目覩其事修辭之謂何何以成變化而行遠也

又曰世之論文者曰才曰法兩者遞相勝也衷之者曰才不欲騁而範于法法不欲束而暢于才兩者交相用也夫此猶才與法而二之也子瞻之言曰吾之爲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法也而能行能止者才也故夫才與法相待而後成相合而無迹者也然而世之文人常患于無才而不患于無法法之所

極能尺尺寸寸規方晝圓以毋失其形象而才之所極能鞭霆掣電經日月走江河如鬼神之體物同化工之肖形言之一時而千載如見出之一手而萬人暢心不言法而法自合不合法于已然之迹而合法于必然不可已之神此亦天之所授非人力也嗟夫吾見夫詘于才而逃之法者未見才高而戾法者也近代以法勝者無如北地以屬辭比事爲法者無如濟南北地以龍門少陵之法而爲韻言碑銘志傳則精絕以左氏之法爲序論則衰颯而無味此非其法之有合有不合也才故有短長也夫六經文祖也其源派各殊屬辭比事自春秋法耳而濟南欲以此概天下之文章無問何篇何體必取古人之成言聯而綴之以爲工此何解也夫濟南之才饒擬議而少變化宜其持論之如此耳

又曰古今名將多矣余獨喜韓淮陰岳武穆何也他將用勁用整用精用素訓練而淮陰獨用市人也他將遇敵料度權變用智設奇而後勝武穆卒然遇之而無不勝也其在文人僞令之驅役刺客滑稽游俠日者龜筴于筆端皆成神奇似足與淮陰對壘蘇文忠矢口縱談不煩繩

削爛然成章其視武穆亦可橐鞬而周旋此皆天下軼才曠世而僅見者

又曰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下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聵聵耳此其關繫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爲之救世哉世之言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徵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燼中微唐文三變而後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于治亂之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揚雄好奇其言軋茁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雀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者釋誨與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屬之類遞相祖述一何剽也說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而後文之所以靡靡而不正者未必不

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元宗元之下爲張籍李翺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敝詭而于六經之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蓋至明而文稱盛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修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璧而戶靈珠此非千載之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于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于盛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凌躐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纂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知其僞也工爲

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知其諂也拾唾笑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詼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笑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矜慈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于文者也而合汪洋悠渺辭指乖剌范曅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鑿室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讚一詞寧爲是謙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盱盱睢睢攘臂登壇櫜鞬旗鼓脣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者世皆犯之鶩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遞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訾唐人以創爲尊懼其爲唐人之逢蒙故不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獵甚且紀今之事

竄古之名餖飣撏撦一唱衆和顔之推所謂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凌千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尙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類負詼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封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覈鼮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蝌蚪是以發攄胸中泠然顥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尙塊軋嫻然自命搦管災梨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先世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鏤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謀以倫常茫如捕影王仲淹之所謂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修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即文人尊漢請言漢漢罷黜百家推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毋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綸如絲之體得毋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毋冗乎漢

張霸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祕書無應者吏當霸辠大不謹今支離割裂之習得毋莫懲乎蓋漢當童生時已有損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不弊也況于潰防決綱滔滔漫漫莫爲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天下之過也物窮必反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國初之忠習尚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革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淳則龍池白鴈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儉毋侈寧朴毋雕寧率毋僞上操其衡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世道人心其有瘳矣

維風編曰嘗聞劉文靖誚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以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公文章不及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

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娼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請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篁墩短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嚎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之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如何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搆于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於詩文直揄芡視之可也

葉叔仁曰試讀鈐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焰炙手也然王允寧于詩止半許于相業略不一及且微刺讀此今諸公皆倒戈避矣彼豈無時相作皆務相競以諂不極頌不已何啻千里

王應電曰道也者文之眞體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幹軸也溥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恆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乖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

古文判洪蒙而開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也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籍變爲大篆字學終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二代之季良庸眞贋不可復別取二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己見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於是大壞繼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眞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夸毗者傳譌以爲博滯陋者執手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梓量較討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傳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意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

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合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所未講也故畫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三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違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之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珠映網布溯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亡用甲拘乙損盈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淸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

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然天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樹施于數目其盡直科斗施于主點其盡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于鐘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于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于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蓋竊取之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諭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主者作故弗爲也我高皇帝操三重之柄兼尊儆之善常命儒臣爲正韻矣但日不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謬而未常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于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今上嗣位五星聚室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爲文書之秘府而五星聚焉非天將與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値其時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

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詣厥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條考云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嘗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

蘇伯衡曰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河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搆居第如建國都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葩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支分派別而縈

衡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涌而魚龍張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泉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端嚴也溫雅也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有補于世也如出水芙蓉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而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矣

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幷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陶望齡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樹根莖尺寸而枝幹數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發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敕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情以爲其精實微眇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途常出于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尙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數言持議斷獄決疑于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返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述也道又下衰于是横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于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

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搆其勤過于老宿以故其所著醖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旣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闤市集潦積薄流淺侊侊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矣

楊用修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曰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剗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愼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推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譽則乞丐沾其膏馥殘青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患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

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
顏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又
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
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擁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
也慎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
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往行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洪武二年以儒生舉為國子助教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
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于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
之是年四月至京師入見上語以考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
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欽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
謝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

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己酉書成賜名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而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秘之池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己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視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斂鋒鍔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賓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推孝思云思孝于六書本原精考詳究至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巔水涯

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考然審度某出某氏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

沈粲字民望故學士度之弟也以善書見知于成祖皇帝召爲翰林待詔歷官大理少卿公幼家貧無楮日懸腕書壁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爲子弟從游歲致百數公尙垂丱坐上座毅然敎之有成法太宗皇帝臨御勵精文翰民則首起官翰林繼召公同事祕閣授中書舍人于時誥勑塡委旣視草學士以下班書之解大紳胡光大輩皆擅名于書者獨公兄弟書上視之加意焉民則婉麗莊重公書飄逸遒勁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凡大制作登金石藏簡册遠裔者則命公書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笏金縷公姓名以賜皆與兄同題太宗皇帝仁孝皇后仁宗皇帝三聖神主則獨命公公所受賜金幣每歸爲兄壽時兄爲學士公爲侍讀人識與不識以大小學士稱之而不名兄子藻門人陸友仁輩皆以善書進授中書舍人一時兄弟叔姪師友並居淸密而

沐寵賚罕與爲比晚乃勸于眞書惟樂行草蓋出入宋仲温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内求者屨恆滿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綵幣之類求西楊誌其父墓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帛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卽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伏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亦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亦不難于發揚也若其人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李古穰曰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宗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蓋有愧于西楊者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曰解經書自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况六書已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爲進取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則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

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于秦也于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眞幹父之蠱而積祖之緒矣故夫世之欲越唐文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以瑕瑜並收得失互見存秦晉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毋論盛者足傳卽衰者亦可以論而定安能闕之夫六朝之彝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概唐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又曰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覩也草昧新開緣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麗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盧陵眉山諸君子盡麾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面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其本來持論之計怠學者求學之心故也

楊文定公溥最善王檢討張修撰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

卽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太和陳學士嘗筆撰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于言色公卽已之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旨撰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爲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士奇時公已臥病乃作一篇新建廟學爲題進文定不悅執用其題士奇具本論凡言重建者爲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謂重既悉徹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于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廷議雖韙士奇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于是可見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恆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卒

卞榮字華伯江陰人正統乙丑進士第歷官戶部郎中能爲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册塡委几上每公退食輒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

不經意而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于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叚入城中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口占手綴盡日不得休無矜容靳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贋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搢紳之往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購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貲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爲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爲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綖爲刻梓行于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爲篇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咸知自慶以不抉摘人疵纇亦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廣筵招之不可得遇知己輒不待召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號呶傾側也蓋曠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氏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

徜徉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敷抑得之天敷崇壽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章恭毅公綸自少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爲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官主事章先生陬學及爲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叅質疑義旣歷官南北聚書凡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爲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敎君之詞自成一家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張公益以詞翰名一時求者坌集得片紙隻字皆藏去以爲榮宋楊公億爲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而不妨搆思頃刻數千言門人傳錄幾于腕脫當時以爲文豪公才甚敏捷而亦好圍棋求者敦迫輒令侍書持軸舉筆一揮詞翰雙美人亦以文豪稱之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廷試一甲第三歷官

禮部左侍郎天順時爲洗馬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
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周憲王有燉周定王長子恭敬好文辭兼工書畫著誠齋錄樂府傳奇
若干卷又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臨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遒麗可
觀所製樂府新聲大梁人至今歌舞
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高皇帝曾孫也正統七年進封王好博古喜法
書嘗以絳帖歲久斷脫令世子奇源求舊本重刻弘治九年表上之孝
宗賜勅嘉奬
代府靈丘端懿王聰涓代簡王玄孫長子俊格嗜學善屬文聚書數萬
卷尤好古篆籀墨蹟嘗手模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
劉司空麟家居所蓄諸名家翰墨嘉賓至輒具陳欣賞終日曰吾堂不
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此侑君子謂其爲大雅云
唐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萬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搆
夢墨亭晚年寡出嘗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

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于著筆則倩周東村代爲之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

富順王厚焜荆和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册封王幼孤未就外傅稍壯媿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至廢食寢遂博貫羣藝嘗讀劉向說苑至臣欲事而君不用子欲養而親不待輒三復涕下王嗜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輒來其神妙動物如此

陸尚寶師道既致仕歸好事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丘間流連觴詠而先生故所善二三者舊王參議庭彭秀才年王太學寵文博士彭日相與楊榷今古品藻泉石每游賞輒繪以爲圖和歌相倚超然遺世見者幾以爲仙而先生亦雅自忘其不足矣先生爲文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致小楷精絕大都似顔魯公仙壇記晚歲尤工隸書咄咄自謂逼韓李畫法獨喜倪元鎭而傅染精麗

者遂不減趙吳興吳中故重文先生徵仲謂得四絕先生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他文藝多類徵仲而名德亦相亞云

朱性甫字存理長洲人頗攻詩有隱操嘗爲荻扁王氏塾師與主人夜酌罷適月上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主人亦大加激賞旦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前輩風流固宛然照人也

益莊王厚燁號勿齋太祖高皇帝六世孫精研書法小篆撰著詩文擇端莊之士羣國之子弟敎之察情勤官寺女御亦誨之讀書習字屬對詠詩蓋以折其驕逸之氣而牖之義方宮殿之中伊唔絃誦若黌校焉古今書籍有關治理及切于民生者躬校亥豕序其要旨授梓以傳如命儒生張容所輯皇明文範此其大者也

唐府承休昭毅王彌鍉榮和王子也性警敏絕人喜儒雅而善決斷嘗彙古法書名曰復齋集古法帖若干卷李夢陽贈之詩曰至人開後學君子篤前聞所著存稿樂府復齋錄十餘卷

黃省曾字勉之蘇郡人風流恬雅博學有詞藻嘗試春官適武林田叔禾過其門與談西湖之勝遂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叔禾戲曰子誠山人也癖就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棄危涉險不煩笻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可曠旬日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狀其奧妙含庚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山人不亦宜乎此雖戲言然人此五者無一焉而漫曰遊山必非眞能賞鑒者也

恭裕王子載坽嗣王坽喜讀書博極經史爲人落脫不羈能折節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刺接諸縉紳亦無賓主禮王獨易之典制王女封縣主歲食祿六百石王自以己祿糜費國廩無所補甚奈何復令女子冗食乎故王四女不復乞封而以妻諸郡學弟子隆慶六年嘗上書請自試効用又上應詔正禮兩疏疏留中弗報子翊鉦翊鏊翊鍌皆工詩兄弟嘗共處一樓談藝不倦號花蕚社

奉國將軍多烶字貞吉弋陽多煌弟也穎敏絕人善詩歌兼精繪事見古名人墨蹟一最臨之如出其手赤牘小札日可百函語語有致始與宗人燒燒燒等結詞社久之遊道益廣海內譚藝者莫不知有貞吉嘗輕裝遠覽山水蹤蹟徧吳楚間所至傾坐家居以精鐵冒門闑賓客雜沓未幾鐵復銷去晚歲羸良苦猶吟咏不廢臨絕時操筆作帖命子揮等以白幘鶴氅斂櫬側並鐫勒銘識門人子弟私謚曰清敏先生

梁郎中洞器字軒谿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卻小卮浮大白連數斗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如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汙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病卒餘財無幾田園亦不加于舊

文衡山最喜評較書畫每客至輒入書房中捧卷出展過復捧入數反不倦一日何元朗來訪衡山書一掛幅贈之曰高天厚地千年句紅月蒼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石紫門迥寂晝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落寞故人篋櫝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

間來訪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厚地乃東野詩中語也

陳士寧仁和人涉獵書史喜賓客與同邑鄭壁夏誠交莫逆如兄弟然皆好吟咏詩時同棹湖中狎玩魚鳥蓄古法書名畫彝器相過品鑒有通家好士寧之母與壁□□□□□□□□□□□□□□

黄孔昭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册日求古書多自校正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幷赤城錄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諡文毅

莊㫤字孔陽號定山又號未齋江浦人成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吏部郎中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受官辨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于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

或問張汝弼草書莊公昶曰好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過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輪扁之巧不疾不徐斯其□矣若夫優人之學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成化十六年丘公濬爲國子祭酒以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于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平者附以己見而其大要則尤在于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爲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値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章楓山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游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

語懋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删其繁蕪可也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闇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謝方石鐸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西涯嘗爲崖上詩內一聯謝意不滿西涯以爲更無可易謝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杜深思養士年謝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西涯又爲瑞禮門古樂府謝以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不待辭畢躍然而起

張天瑞字天祥清平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歷官左庶子天瑞天資絕人爲詩文數千言信筆成篇不復點竄對客與閒居無異其言妙轢古今他人盱思者恆不及見者莫不驚服人或有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期以限百篇使成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似負才人亦不爲計也

高廷禮故名㰅字彥恢號漫士□□人嘗爲翰林典籍詩始漢魏作者

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而入自襄城楊
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唱唐
詩其徒黄玄周玄繼之以閩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
閩山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慨者多黄終于校官周顯刑曹員外
郎先生與皆山並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
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
曰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
議者復其精博
又曰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
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苑
二十年四方求畫詩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常優于祿入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爲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
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邊貢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南京

戶部尚書常爲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亡師授公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以通遠人之情初公癖于求書所蓄不啻數萬卷壬辰偶遭回祿焚之幾盡公仰天大哭曰嗟呼甚于喪我也疾遂篤李廷相曰國朝文章無慮三變高皇帝初正大統青田金華義烏諸君子力以斯文爲己任刬削舊習横制頹波幅尺騷雅興起學士永樂以後騷卿藻士布滿天下然詞頗纖弱稍異曩昔識者病焉敬皇帝時明興百三十餘年于茲矣四海粱肉百官委蛇得以肆力弘學遊心藝苑于是公起歷下與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互相師友力追古作妙悟眞機鼓吹盛美可不謂振世雄豪也耶

王文恪公修蘇志時欲請楊公君謙以君謙謠啄不欲與之同局而公亦已先辭矣志成文恪公使送之君謙君謙方梅沐不暇細看但顧答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于文恪文恪以爲狂不足較也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今府志修于我朝原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公之精識悔不與公同事

景司業暘工行書尤善小篆爲文專以意勝不尙鉤棘詩瀟散有韻直寫性情無語唐宋嘗曰文取達意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人所謂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衆韙其言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年十五舉河南省試十九登壬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初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尙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尙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

楊少司寇茂元工書法其在長沙于嶽麓書院復搆尊經閣極高明亭各一考文公年譜凡事繫長沙者分以入題題以篆勒譜以楷錄覩爲

之贊贊隸書皆手筆也其草書士夫家多以爲珍玩張都諫弘謂其字畫遒勁匪特臨池之功抑亦正氣隨寓而見也時以爲格論

陶滋字時雨絳州人故恭介公琰之子正德甲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武選郎中廟學列周宣石鼓有毀爲臼者文多殘缺歷代諸儒如韓愈鄭樵皆病于誦述先生獨考索精詳爲石鼓正誤一書幾完其文讀者快焉

何公瑭存日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人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粮二論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有功世務者門人因得裒集之

唐中丞順之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來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何如耳公

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又有問公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白而用功深者始得之也

鄭端簡公曉初登第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于是屬藁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公幼學卽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其精徵今則核其實備人文淵藪國是著龜以博洽伏宇內著作極多因丙辰李太宰爲趙文華所訐奏論死公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畀火只遺吾學一編徵言古今言

數卌

王大參愼中嘗爲南京禮部主事禮部于留都猶閒簡得益肆力于問
學窺見本根劃削枝葉于聖賢之微言超晤默契深造自得發箧中宋
儒之書盡讀之有味于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爲馬
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知歐善學班固莫知曾是歐氏之文蓋原本
經傳由史漢之豪一變而粹者也先生以此自娛妙得歐曾家法巧取
舊所作嘗所自喜以爲漢人語者悉楚之詩亦以盛唐爲宗間出于晉
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句字而模寫變化遠矣
張電字文光號賓山山海人年十三能爲文稍長以疾棄去學書于文
裕文裕于古名家號能通其祕然以語人率莫能知公獨自有得其筆
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故其書首爲少師邃庵楊公桂州夏公所稱
而尤受知于上夏公之爲宗伯嘗以上所製大明集禮序屬公書上一
見嘉之繼爲夏公書冠服圖小楷賜白金若干遂以第一名薦入史館
國家于士能書者旣拔其尤置內閣東西房而文華武英亦多以選入

直公于是時進最後文華未有容然上則知公皇史宬建特命公書扁懸之諸先輩亦自愧嘆以爲不能及詔賜金帛授鴻臚寺序班歷中書舍人尚寶司丞太僕少卿太常寺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使遷工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官如初其書在朝廷有太廟額仁壽永禧宮額金殿額睿宗獻皇帝銘旌及慈孝獻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冊表皇天上帝玉冊九廟神位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九廟災詔平邊告祖文戊戌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頒諸海宇而世所傳消落帖猶其細也皇天上帝玉冊且上公適在告上留以俟者月餘遭母喪詔予假三月及期促就道者再蓋上愛公書凡大制作不出公手不足以當意故公侍上日親而上眷公亦日厚

余有丁字□□號同麓鄞縣人嘉靖壬戌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歷官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爲編修時代制草曰是惟王言奈何私諛人又因以爲利于是戒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

王敬臣嘗與馮公時可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麗也徐

迪公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爲河祠配林以爲岱何當耶

顧隱士源嘗與焦弱侯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己意三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

周文恪公性澹薄生平無鼎彝圖畫珍奇之好顧獨嗜書書積萬餘卷多公手蹟所著殼語二十卷日錄見聞十卷中書直閣記藏于家其大者有國朝故實可二百卷殺青未竟公自爲祭酒時殫力編輯竟午夜不寐而寮友門人無得知者既沒搜得其藁諸孤乃云嗟乎此亦足以觀公矣

葉僉憲顒書法沉著頓挫自成一家卷軸徧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鮮及云有乞書千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眚而賦詠不輟

蕭廣文岐以文筆著名求墨跡者所至塡塞嘗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

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

汪文學禔每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曰看道理一曰做舉業嘗曰吾越數歲後當弁謝黌泮之跡一意于述作事又曰著作出于有心者不可有發于無心者不可無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繪彩禽蟲瓜菓花草間出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憩或嬉或色或馨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茅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洒洒益可玩於乎技耶臻斯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富不顧眈眈若事嗒焉似忘揮而迅注而留衆妙翕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爲妙也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峯臨海人

李于鱗名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

生產鱻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歳而孤其母張影相弔
也且緝纑不足以餚脯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髫齒交晉江王愼中督
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成進士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屬居曹無
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
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尙書莊左氏檀弓考功
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擷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
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
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
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
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
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
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祕者創出於胸臆而不

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贄不爲名訏出曹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有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

藏書

前言

祝允明曰自高論者以皐夔稷契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皐稷聖人所出亦書所出也皐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皐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皐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删舊册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飢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

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衣食與藥故稻菽衰布參苓豨莶兼收焉而况智於修身以期配玄均黄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衣食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爲不活書以修道立身將參玄黄夕死可矣又豈特藥等耶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

往行

張居正曰載籍之重也自古則然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王孫圉對白珩之問而稱左史倚相也曰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由斯以談殘簡之存足以華國微言之誦足以戚鄰此之謂卽夏璜商彝垂弓和矢與較輕絜重猶未可同日語也蓋書之藏爲世寶也尚矣自秦燔百家之言先王之道化而爲灰燼漢興狂于馬上之習猶然不事詩書其後挾書律除書乃稍稍復出嗣是天祿之所雠石渠之所集祕書之所貯駸駸乎日盛矣然而遺佚放失猶多有之何者

世未純熙君子之明聖昌備之期固有所待也我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暨于列祖紹天闡繹嘉志于稽古右文之事用是書契以來卽一帙一編學士所祕名山所藏莫不應運搆會無脛而至鱗集楷比于金匱石室之中洋洋乎煌煌乎日星同其璀燦江海同其渟涵叢若鄧林森若武庫韓起駭其觀左史絀其誦天祿石渠弘文祕書之積方斯渺矣盛哉所謂東壁西崑一代之珍藏人文之極觀也蓋聖作明述立言著書非以修空談也則精神寄焉耳載籍極博旁搜遠羅非以誇厚藏也則聰明出焉耳借令視猶枯竹付之掌故省覽不涉探討不加而或以循行數墨爲勤以尋章摘句爲工斤斤焉與經生墨士競富卽窮宇宙之籍括古今之奇玉軸牙籤充牣棟宇猶無益于殿最也惟超然遠覽獨得古人之精神于載籍之中而遊于載籍之外故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學與聖哲並治與三五侔書云王人多求聞時惟建事於戲此則祖宗所爲刱文淵閣藏書之意

高拱曰自古帝王開一代之治靡不蒐羅往籍珍藏祕府斯示以敦篤

文教恢弘睿覽資碩臣之論討垂典則于來茲甚盛軌也天祿石渠弘文祕書焜耀史簡懿哉尚矣我國家稽古右文高皇帝甫起草昧定天下即下求遺書之令方內文士抱册而鱗集闕下迨文皇帝定鼎燕京益廣購求設文淵于午門之東樓而藏之列聖蒙業益儲益富上自六籍下及諸子百家煌煌乎東壁齊光西崑並耀矣即皇上欲有所攷立取立具所以啓聖聰而資鴻猷者甚備而二三閣臣執筆立閣下得仰窺金匱石室之藏以自潤色臣竊惟漢興欲立尚書學無傳獨伏勝能口誦以其老不能行至詔晁錯就其家傳授之而孔丘適周就柱下史問禮韓起以聘至魯乃得覩易象與魯春秋彼崇文之主好學之臣其獲猶若斯之勤以方今玆難易何如也我國家重熙累洽文治休明晏然享盤盂之安垂數百年詎可謂非稽古之功哉則玆閣所藏其繫豈渺小矣洽聞殫見以發天明上務也考古鏡今以潤皇猷大烈也我皇祖所爲藏諸禁地寄以輔臣毋亦謂是裁成輔相之資欲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夕于丘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有得庶幾可以啓心沃

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遠也厥不務殫心一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毋乃爲虛具我皇祖建閣之意謂何抑臣聞古之善觀書者其學之也博其取之也約蓋高皇帝嘗謂詹同曰吾宮中無事輒取孔子言觀之如節用愛人等語其治國之良規大哉聖學豈不誠善觀書者哉茲聖子神孫之著鑒而閣臣所當心繹以佐太平者也臣謹記

張四維曰夫地之祕藏得載籍而精始洩往册之微奧由聖哲而教始行在昔誼辟明王所以恢弘皇序規一域中者雖其躬上聖之資稟首出之德乃心思之所以益之靈經論之所以日益宣暢則多於稽古有賴焉挾書弛禁而後向之殘缺漫漶者稍稍修明而歷世滋久文籍浩繁如天祿石渠之所校讎蘭臺祕省之所收貯亦旣稱擴摭略備矣我高皇帝再闢乾坤弓矢未韜而購書之令已出文皇帝重新日月干戈甫戢而採輯之功尤勤列聖相承莫不研摩奥義咀茹聖眞不惟不事詩書者遜謝徽猷卽漢唐一二賢主號能表章未足云喻于是琰琬之

所陳竹帛之所紀若鱗比川至無不畢共乃襲之以重函庋之以邃樓而天下稱藏書者必曰文淵閣蓋窮宛委之勝不能殫受燃太乙之藜未可竟覽自有書契以來此其總萃矣臣竊伏而思之帝王之學非如文人藝士徒以獵英藻資博洽也祖宗儲書之意亦非欲手披目覽貽聖子神孫以勤也若曰是書之藏千聖精神心術之所昭百代經緯典章之所寄萬幾之餘時一省覽必足以啓迪性靈神助元化而三事大夫奉詔典機務者亦得綴觀其間庶幾效帷幄之忠言資參贊之大略淵哉微乎藏書之意矣不然昔之留情藝苑注意縹囊者代不乏主也然君不益其聖治不掩其衰亦斵輪所譏糟粕耳於治道何裨焉皇上英謀睿哲已默窺不傳之秘而又文華不輟講說深宮不廢覽觀直將上接精一遠追緝熙奚止襲稽古之粗迹勝右文之虛聲哉乃臣愚又有獻矣夫文籍天下之大觀而問學哲后之遠猷也秘書所藏臣不能記切意治天下之龜鑑盡列于茲故抉秘于六經則道德昭考跡于羣史則規模定觀心鴻儒碩士之論則趨向明極辨于諸子百家之談則

觀者切邇憲於祖宗寶訓實錄之所載則繼述善總詢有裨于聖心有益於治化書之藏其用非眇小也臣叨奉明綸載筆以記敢效其芹曝之悃如此云某年月日臣謹記

呂調陽曰文淵閣者我國家儲書之祕區右儒之鴻制也臣備員梱近獲覩典籍之盛則稽首颺言曰聖朝所以熙帝載新皇運而開萬世斯文之統者郁乎盛乎疇能如茲臣聞爰初生民函光味宣自圖書闡化蹤繩越契而其象始顯然黃炎以前紀載之湮滅汗漫而無紀者不得而云也姬周之興皇典具在若墳索之所誦述外史之所掌裁名山勝地玉版金箱非徒以名藻治經鏤琢太平而已其將包舉藝苑寅亮洪業崇起道化于是乎存備哉燦爛眞王事之所急也秦亡金鏡末喪人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石渠天祿讎校表章亦勤矣唐則四庫並建標甲乙之名宋則三館弘開羅置禁庭之內若茲者亦能垂示縹緗訪遺購異而崇尙彝實石室金匱徒有號稱安能拓英華之教而成美化乎蓋古道淩夷衰微千載亡聲學士大夫最爲惜閔而嗟痛也我明啓祚皇

祖以至德龍興敷明尚古以長君夷夏迺繹前猷布朝封建文淵閣於
禁中前代諸書及國朝典制悉貯其上部分臚列充棟塞宇此其規畫
寔足以甄陶唐虞而孕毓姬周矣列聖作述繩率益加光大延閣祕藏
盛美□儷是故鴻篇鉅製若錦綺之敷寶軸牙籤若琳瑯之爛聖經賢
傳則比明于日星帝訓皇謨則同暉于雲漢下至農圃醫卜之言野史
稗官之記浩穰畢具若鄧林之會逸響海河之納奔濤自三五以來未
有儲書之盛加于此者也臣又聞創制作範經緯之業匪文弗興宣情
世紀雍熙之治匪文弗就古文者所以弘功用標往者所以鏡當時南
面之美節也我祖宗惓惓典籍之藏蓋以式明訓闡要機興猷以經邦
摛藻以貢世遊揚德業褒贊休隆卓哉斯事眞所謂謨神明而規卓遠
者矣豈徒誇美往載流耀來世而理亂不關乎是以我皇祖創制於金
陵文皇嗣述于北都亦越宣廟親駕臨幸所以嘉惠斯閣者烝烝云厚
至于列聖經緯之所勤誦便殿之所省覽披竹帛而舒卷法日月以緝
熙往往取諸所藏之書用能起發睿聰裨補喆性垂精六藝之府收功

仁義之林譬諸寶鼎陳而神智悉開明珠握而遺忘畢照所關于國家非淺鮮矣故二百祀以來文治雲興儒風日麗聲教暢乎九垓醇化極于醲茂崇嘉儒術之效豈不章章較著矣乎且夫攬冊牘之淵以鑑照四海者哲厚之上務也資文墨之長以襄翊主德者蓋臣之用心也今以秘閣崇嚴而俾儒臣優游其間與夫禁籍相周旋此殆有深意矣故必殫見洽聞如左史之誦讀鄧僑之博習乃可備顧問張皇奥眇如子雲之劾勘更生之核實乃可佐文雅揆經斷政平章不紊乃可冀化鈞援古陳忠胸肝盡瀝乃可資啟益此四者內閣諸臣之責又以仰副昭代儲書盛典而不虛者也臣不揣愚陋謹稽祖宗列聖相繼隆重斯文之意者若干篇用光帝德昭垂罔極而附以閣臣茂膺簡畀所委效者俾後之人得有所觀者焉

張應元曰我國家崇古文治緝天闡聖自高皇帝龍驤寓內橐鞬未藏而購書之令四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尤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謨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皡之業已

見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卽歷朝明辟哲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
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遺書尤爲繁滋朝宁旣設乃建文淵閣于午
門城之東偏樓其書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
稱內閣天琮寶玉璀璨煜燁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祿石
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亟絕無
所質問卽其閎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
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罕覯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門參萬幾備顧問者
僅乃辮翔其間然閱上帝之册府聆鈞天之廣樂鞠鞠殿殿難言之矣
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鱗次川委麤首不能舉其數
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
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靑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賢聖英哲精神經
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之治亂興亡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
輔導聖明迪啓神智而輔臣者尤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燬意
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皇上天授睿

衷與道潛運即今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益孳孳不倦矣至于遜稽蹟探討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致參伍之實謂宜在茲臣嘗繙閱故典推效千古竊念天地祕藏待聖人而有作儒先奧旨應明時而宜出此實我聖祖藏書之意以俟皇上于今日者也昔我聖祖之藏書也博求鴻碩愼選左右雍雍焉俞俞焉論難往復若師弟子之告詔焉故臣善以易進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吾臣基以史進臣禕以大學進與則昭垂傳示罔極不然獨往册之筌蹄耳前聖人之糟粕耳而猶襲以重函裒以文錦以爲美談則有之于主上何裨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宣其精者乾象記而推步齊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者嶽瀆固而巡者宜也聖人正位乎中而皇極建其尊彝訓徽而鑒誡著也臣不佞謬荷明編爰作斯記敢敍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記其事樓總若干楹所藏書總若干卷樓成若干年而臣某爲之記

李廷機曰夫惟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彰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

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紀載魁人名士所發攄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得殫藏窮年矻矻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擴摭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弘文館有祕書省非以典章備考鏡與我高皇帝開天作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承增購大備用以垂謨後裔流照今茲臣仰而嘆曰赫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貽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睿哲英斷亦奚事其窺妙哉四氣管于斗樞八紘統于坤軸百千萬言貞于道德今篇帙至繁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採之以窔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術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禩衮鉞則列史之所以懸蓍鑑也剖判鴻濛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著軌範也除奸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摹也身居蓬藋殫究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諸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譚天雅俗並陳

恢詭兢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飛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難也垂名言于寶訓載行事于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彜教也總之有裨于聖德克贊大猷皇上懋養中和提衡今古典學惟勤持其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機其于道德宏矣如其以充棟飾古人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意乎臣謹記